

卷四十八

唐高宗下

中宗武后附

歷代通鑑纂要

卷四十八

辛酉 壬戌

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四十八

起唐高宗龍朔元年
至中宗嗣聖十三年

龍朔元年

二年改百官名

以門下省為東臺。中書省為西臺。尚書省為中臺。侍中為左相。中書令為右相。僕射為匡政。左右丞為肅儀。尚書為太常伯。侍郎為少常伯。其餘並以義訓更其名。而職任如故。

以許圜師為左相。尋免。

以許敬宗。上官儀。同三品。



三年以李義府為右相尋除名流雋州

義府無知選事恃勢賣官怨讟盈路上從容戒之

義府勃然變色曰誰告陛下緩步而去上不悅義

府又與術者微服出城候望氣色或告義府陰有

異圖鞫之有實詔除名流雋州朝野稱慶

麟德元年以劉祥道竇德玄為左右相

殺同三品上官儀劉祥道罷梁王忠賜死

初武后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羣議而立之

及得志專作威福上動為所制不勝其忿會宦者

王伏勝發其使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為厭禱事

上密召上官儀議之儀因言后專恣請廢之上即

命草詔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詣上自訴上羞縮不

忍乃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與伏勝

俱事故太子忠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

忠謀大逆儀下獄及伏勝皆死妻子籍沒賜忠死

于流所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朝士流貶者甚

衆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

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

之二聖

以樂彥璋孫處約同三品

二年。以姜恪同三品。以陸敦信為右相。樂彥璋。孫處約。罷車駕發東都。至泰山。

皇后表稱封禪祭皇地祇。太后昭配。而令公卿行事。禮有未安。請帥內外命婦奠獻。詔禪社首。以皇后為亞獻。越國太妃燕氏為終獻。廢藁秸陶匏。用茵褥罍爵。文舞用功成慶善之樂。武舞用神功破陳之樂。上發東都。華戎衛從。數百里不絕。時比歲豐稔。米斗至五錢。麥豆不列于市。張公藝九世同居。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。上幸其宅。問所以能之

故。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。上善之。賜以縑帛。胡氏寅曰。高宗非不能忍之患。乃過於忍之失。公藝又以忍勸之。其樸茂有餘。而智術短矣。為公藝者。宜曰。臣家所以同居之久。由家長專治。權在男子。婦人不預外事也。如此萬一其有警焉耳矣。乾封元年。封泰山。禪社首。

正月朔。祀昊天上帝于泰山南。明日登泰山。封玉牒。藏之石。感音感石。又明日。降禪于社首。祭皇地祇。上初獻畢。執事者皆趨下。宦者執帷。皇后升壇。亞獻。帷幣皆以錦繡為之。赦天下。改元。文武官賜

爵加階有差。先是階無泛加。皆以勞考叙進。至五品三品。仍奏取進止。至是始有泛階。比及末年。服緋者滿朝矣。

孫氏甫曰。高宗在位。姦人亂政。忠賢竄戮。太子廢殺。中宮垂簾。有何功德。可以告成。蓋徇后之欲。舉希闕儀物。夸耀天下耳。登封之後。歲饑民困。日食彗見。豈非功德之薄。妄告於天。勞費民力。干動和氣所致歟。姦人預慮天時不順。先引漢乾封故事。建為年號。以歲旱為乾封。則民之饑困。災變頻仍。果天祐哉。

李義府卒

時大赦。惟長流人不聽還。李義府憂憤發病而卒。自義府之貶。朝士日憂其復入。至是衆心乃安。

遣金吾衛將軍龐同善將兵伐高麗

高麗泉蓋蘇文卒。長子男生代為莫離支。出巡諸城。使其弟男建。男產。留知後事。或謂二弟曰。男生惡二弟。欲除之。又有告男生者曰。二弟欲拒兄不納。男生遣人偵伺。二弟收掩得之。乃以王命召男生。男生懼。不敢歸。男建自為莫離支。發兵討之。男生走保別城。使其子獻誠。詣闕求救。詔契苾何力。

龐同善將兵救之。以獻誠為鄉導。尋大破高麗兵。以劉仁軌為右相。

劉祥道卒

劉齊賢嗣。齊賢為人方正。上甚重之。為晉州司馬。將軍史興宗從獵苑中。因言晉州產佳鷄。請使齊賢捕之。上曰。劉齊賢豈捕鷄者邪。

二年。以楊弘武。戴至德。李安期。張文瓘。趙仁本。並同三品。

時造蓬萊。上陽。合璧等宮。頻征伐四夷。廐馬萬匹。倉庫漸虛。張文瓘諫曰。隋鑒不遠。願勿使百姓生

怨。上納其言。減廐馬數千匹。

上屢責侍臣不進賢。李安期對曰。比來公卿有所薦引。為讒者已指為朋黨。滯淹者未獲伸。而在位者先獲罪。是以各務杜口耳。陛下果推至誠以待之。其誰不願舉所知邪。上深以為然。

總章元年。彗星見于五車。

彗星見。上避正殿。減膳徹樂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。曰。彗星見東北。高麗將滅之兆也。上曰。朕之不德。謫見於天。豈可歸咎小夷。且高麗之百姓。亦朕之百姓也。不許。彗尋滅。

李勣拔平壤。高麗王藏降。高麗悉平。置安東都護府。先是以勣為遼東大摠管。伐高麗。勣拔高麗十七城。武衛將軍薛仁貴復破之於金山。乘勝攻扶餘城。遂拔之。扶餘川中四十餘城皆望風請服。侍御史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。上問以軍事。言忠對曰。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。人心離怨也。先帝東征而不克者。高麗未有釁也。今高麗微弱。男生兄弟相攻。饑饉連年。妖異屢降。其亡可翹足待也。上又問諸將孰賢。對曰。薛仁貴勇冠三軍。龐同善持軍嚴整。高侃忠果有謀。契苾何力沉毅能斷。然夙夜小

心忘身憂國。皆莫及李勣也。勣等進攻大行城。拔之。諸軍皆會。進至鴨綠柵。破之。圍平壤月餘。高麗王藏遣泉男產詣勣降。男建猶閉門拒守。以軍事委僧信誠。信誠開門。勣縱兵登城。男建自刺不死。遂擒之。高麗悉平。分為九都督府。四十二州。百縣。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。以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。摠兵二萬人以鎮撫之。

以盧迦逸多為懷化大將軍。

烏荼國婆羅門盧迦逸多。自言能合不死藥。上將餌之。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。脩短有命。非藥可延。

貞觀之末。先帝服那羅邇娑婆寐藥。大漸之際。名醫不知所為。議者將加顯戮。恐取笑戎狄而止。前鑒不遠。願陛下深察。上乃止。

以姜恪。閻立本。為左右相。

二年。以李敬玄同三品。

先是同三品不入銜。至是始入銜。

以郝處俊同三品。

李勣卒。

上嘗謂侍臣曰。朕虛心求諫。而竟無諫者。何也。李勣對曰。陛下所為盡善。羣臣無得而諫。

范氏祖禹曰。甚矣李勣之佞也。陷君於惡。又諂以悅之。其罪大矣。勣本羣盜無識。可為將而不可為相。以輔少主居伊周之地。非其任矣。

定銓注法

時承平既久。選人益多。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與負外郎張仁禕設長名姓歷牒引銓注之法。又定州縣升降。官資高下。其後遂為永制。無能革之者。大略唐之選法。取人以身言書判。計資量勞而擬官。始集而試。觀其書判。已試而銓。察其身言。已銓而注。詢其便利。已注而唱。集眾告之。然後類以為

甲。先簡僕射。乃上門下給事中讀。侍郎省侍中審之。不當者駁下。既審。然後上聞。主者受旨奉行。各給以符。謂之告身。兵部武選亦然。課試之法。以騎射及翹關。長丈七尺。徑三寸半。凡一尺。後手持關。距出處無過一尺。負米。人有格限未至。而能試文三篇。謂之宏詞。試判三條。謂之拔萃。八等者得不限而授。其黔中。嶺南。閩中。州縣官不由吏部。委都督選擇士人補授。凡居官以年為考。六品以下。四考為滿。有劉曉者。上疏論之。曰。今選曹以檢勘為公道。書判為得人。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。况書判借人者衆矣。又禮部取士。專

用文章為甲乙。故天下之士。皆捨德行而趨文藝。有朝登甲科。而夕陷刑辟者。雖日誦萬言。何關理體。文成七步。未足化人。取士以德行為先。文藝為末。則多士雷奔。四方風動矣。

咸亨元年。劉仁軌。許敬宗。致仕。

詔官名復舊。

三年。姜恪。許敬宗卒。

太常博士袁思古。以敬宗嘗奏流其子於嶺南。又以女嫁蠻酋。多納其貨。按謚法。名與實爽。曰繆。請以謚之。敬宗孫彥伯。訟請改謚。博士王福時曰。何

午庚

申壬

曾既忠且孝。徒以日食萬錢。得謚為繆。敬宗忠孝。不建於曾。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。謚之曰繆。無負許氏矣。詔五品以上更議。禮部尚書楊思敬曰。過而能改曰恭。請謚曰恭。詔從之。福時通之子也。以劉仁軌同三品。

以邢文偉為右史。王及善為左千牛衛將軍。

太子弘罕接宮臣。典膳丞邢文偉。輒減所供膳。上書諫。太子納之。上聞之曰。直士也。擢為右史。太子因宴集。命宮臣擲倒。猶今相撲為戲也。次至左奉裕。率王及善及善曰。擲倒自有伶官。臣若奉令。恐非所以

羽翼殿下也。太子謝之。上聞之。賜及善縑百匹。尋遷左千牛衛將軍。

四年。詔劉仁軌修改國史。

以許敬宗等所記多不實。故也。

閻立本卒。

上元元年。以武承嗣為周國公。

后異母兄。元爽之子也。

帝稱天皇后。稱天后。

大酺。

上御翔鸞閣觀之。分音樂為東西。朋使雍王賢主。

戊甲

酉癸

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為樂。郝處俊諫曰。二王春秋尚少。志趣未定。當推梨讓棗。相親如一。今分二朋。遍相誇競。非所以崇禮義。勸敦睦也。上矍然曰。卿遠識。非衆人所及也。遽止之。

二年。天后祀先蠶。

天后祀先蠶于卬山之陽。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。時上苦風眩。議使天后攝政。郝處俊諫曰。天子理外。后理內。天之道也。昔魏文帝著令。雖有幼主。不許皇后臨朝。所以杜禍亂之萌。陛下柰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。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。中書侍

郎李義琰曰。處俊之言至忠。陛下宜聽之。上乃止。太子弘薨。謚孝敬皇帝。立雍王賢為太子。

太子弘。仁孝謙謹。上甚愛之。中外屬心。天后方逞其志。太子奏請數。迂旨。義陽宣城二公主。蕭淑妃之女也。幽于掖庭。年踰三十。太子見之。驚惻。奏請出降。上許之。天后怒。即日以公主配當上翊衛。太子尋薨。時人以為天后酖之也。詔追謚為孝敬皇帝。

范氏祖禹曰。皇帝者。有天下之號。非所以為贈也。父沒而後子立。今父在而追尊其子。豈禮也哉。蓋

武后謀篡國。醜太子而加之尊名。以掩其迹。李泌之言信矣。泌言見肅宗至德二載

以戴至德。劉仁軌為左右僕射。張文瓘為侍中。郝處俊為中書令。李敬玄同三品。

劉仁軌戴至德。更日受牒訴。仁軌常以美言許之。至德必據理難詰。未嘗與奪。實有寃結者。密為奏辨。由是時譽皆歸仁軌。或問其故。至德曰。威福者人主之柄。人臣安得盜取。上聞之。深重之。文瓘時兼大理卿。囚聞改官。皆慟哭。文瓘性嚴正。諸司奏議多所糾駁。上甚委之。

子丙

儀鳳元年。以來恒。薛元超。高智周。同三品。以狄仁傑為侍御史。

將軍權善才。中郎將范懷義。誤斫昭陵栢。當除名。上特命殺之。大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。上曰。我不殺。則為不孝。仁傑固執不已。上怒。令出。仁傑曰。犯顏直諫。自古以為難。臣以為遇桀紂則難。遇堯舜則易。夫法不至死。而陛下特殺之。是法不信於人也。人何所措其手足。且張釋之有言。設有盜長陵一抔土。陛下何以處之。今以一栢殺二將軍。後代謂陛下為何如矣。臣不敢奉詔者。恐陷陛下於

不道。且羞見釋之於地下也。上怒解。遂貸之。仍擢仁傑為侍御史。

以李敬玄為中書令。

二年。以高藏為朝鮮王。扶餘隆為帶方王。

以高藏為朝鮮王。遣歸遼東。安輯高麗餘眾。高麗先在諸州者。遣與俱歸。扶餘隆為帶方王。亦遣歸。安輯百濟餘眾。仍移安東都護府於新城以統之。藏至遼東謀叛。召還。徙邛州而死。高麗舊城沒於新羅。餘眾散入靺鞨。隆亦不敢還故地。高氏扶餘氏遂亡。

丑丁

郝處俊高智周罷

河南北旱

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給。侍御史劉思立上疏曰。麥秀蠶老。農事方殷。聚集參迎。妨廢不少。既緣賑給。須立簿書。本欲安存。更成煩擾。伏望且委州縣賑給。疏奏。謐等遂不行。

以張大安同三品

三年。夏五月。帝幸九成宮。

山中雨寒。從兵有凍死者。

侍中張文瓘卒

寅戊

卯巳

來恒卒

調露元年帝如東都司農卿韋弘機免

弘機作上陽等宮制度壯麗侍御史狄仁傑劾奏
弘機導上為奢泰免其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
用事朝廷畏之仁傑奏其姦上特原之仁傑曰陛
下何惜罪人以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棄臣於
無人之境為忠貞之誠本立竟得罪由是朝廷肅
然

以郝處俊為侍中

命太子賢監國

辰庚

太子處事明審時人稱之

永隆元年以裴炎崔知溫主德真同三品

廢太子賢為庶人立英王哲為太子

太子賢聞宮中竊議以賢為天后姊韓國夫人所
生內自疑懼方士明崇儼以厭勝之術為天后所
信官至正諫大夫嘗密稱太子不堪承繼英王貌
類太宗會崇儼為人所殺天后遂疑太子所為太
子頗好聲色與戶奴狎昵天后使人告其事鞠之
於馬坊得皂甲數百領以為反具上素愛太子欲
宥之天后不可遂廢為庶人黨與皆伏誅

巳辛

尹氏起莘曰。弘賢皆武氏所出。弘既醜死。賢又廢黜。殘忍一至於此。蓋凶悍之性。乃其所素有者。故始焉捉殺其女以陷王后。而終焉廢殺二子以逞其欲。婦人陰險可畏。未有若是之甚者也。

開耀元年。郝處俊罷。

以劉仁軌為太子少傅。

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。奏賣苑中馬糞。歲得錢二十萬緡。上以問劉仁軌。對曰。利則厚矣。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。非嘉名也。乃止。匪舒又為上造鏡殿。上與仁軌觀之。仁軌驚趨下殿。上問其故。對曰。天

午壬

無二日。土無二王。適視四壁。有數天子。不祥孰甚焉。上遽令剔去。

以裴炎為侍中。崔知溫薛元超為中書令。

永淳元年。立孫重照為太孫。

上欲令開府置僚屬。問吏部郎中王方慶。對曰。未聞太子在東宮。而更立太孫者也。上曰。自我作古。可乎。對曰。三王不相襲禮。何為不可。乃奏置師傅等官。既而上疑其非法。竟不補授。

聞喜公裴行儉卒。

謚曰憲。行儉有知人之鑒。初王勃與楊炯。盧照鄰。

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。李敬玄尤重之。行儉曰。士之致遠者。當先器識。而後才藝。勃等雖有文華。而浮躁淺露。豈享爵祿之器邪。揚子稍沈靜。應至令長。餘得令終。幸矣。既而勃墮水。烟終於盈川。令照鄰惡疾。赴水死。賓王反誅。行儉為將帥。所引偏裨。後多為名將。

以郭待舉岑長倩郭正一魏玄同並中書門下。同承受進止平章事。

上欲用待舉等。謂中書令崔知溫曰。待舉等資任尚淺。且令預聞政事。未可與卿等同名。自是外司

四品已下知政事者。始以平章事為名。先是玄同為吏部侍郎。上言曰。人君之體。當委任而責成功。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矣。周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。曰。慎簡乃僚。是使羣司各自求其小者。而天子命其大者也。漢氏得人。皆自州縣補署。五府辟召。然後升於天朝。魏晉以來。始專委選部。夫以天下之大。士人之衆。而委之數人之手。用刀筆以量才。案簿書以察行。借使平如權衡。明如水鏡。猶力有所極。照有所窮。况所委非人。而有愚闇阿私之弊乎。願略依周漢之規。以救晉魏之失。疏奏不納。

作奉天宮

上既封泰山。欲遍封五嶽。作奉天宮於嵩山之南。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諫曰。陛下封泰山。告太平。致羣瑞。與三皇五帝比隆矣。數年不稔。餓殍相望。四夷交侵。兵車歲駕。陛下宜恭默思道。以禳災譴。更廣營宮室。勞役不休。天下莫不失望。上不納。自褚遂良韓瑗之死。中外以言為諱。幾二十年。及善感始諫。天下皆喜。謂之鳳鳴朝陽。上遣宦者緣江徙異竹。所在縱暴。荊州長史蘇良嗣囚之。上疏切諫。上手詔慰諭。令棄竹江中。

宋

以劉景先同平章事

私道元年。崔知溫卒

詔以來年有事於嵩山。尋詔罷之

詔罷封嵩山。上疾甚。故也。上苦頭重不能視。召侍醫秦鳴鶴診之。請刺頭出血可愈。天后不欲。上疾愈。怒曰。此可斬也。乃欲於天子頭刺血。上曰。但刺之。未必不佳。乃刺二穴。上曰。吾目似明矣。后舉手加額曰。天賜也。自負練百匹。以賜鳴鶴。

詔太子監國。以裴炎。劉景先。郭正一。兼東宮平章事。十二月帝崩。太子即位。尊天后為皇太后。

上疾甚。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而崩。遺詔太子即位。軍國大事有不決者。兼取天后進止。在位三十四年。年五十六歲。中宗即位。尊天后為皇太后。政事咸取決焉。

以劉仁軌為左僕射。裴炎為中書令。劉景先為侍中。故事宰相於門下省議事。謂之政事堂。及裴炎遷中書令。始遷政事堂於中書省。

郭正一罷

申申

中宗皇帝

嗣聖元年

二月唐宗文明元年九月太后光宅元年

立妃韋氏為皇后

以韋弘敏同三品

太后廢帝為廬陵王。立豫王旦

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。裴炎固爭。中宗怒曰。我以天下與韋玄貞。何不可。而惜侍中邪。炎懼。白太后。密謀廢立。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。勒兵宣令。廢中宗為廬陵王。中宗曰。我何罪。太后曰。汝欲以天下與韋玄貞。何得無罪。乃幽于別所。立豫王旦為皇帝。妃劉氏為皇后。永平王成器為太子。廢太孫重照為庶人。改元文明。旦居別殿。不得有所預。政事皆決於太后。有飛騎十餘人飲於坊曲。一

人言。鄴知別無勲賞。不若奉廬陵。一人起告之。座未散。皆捕繫羽林獄。言者斬。餘皆絞。告者除五品官。告密之端。自此興矣。

胡氏寅曰。世觀中宗之廢者。徃徃歸咎武氏。而不知事起裴炎也。炎但知玄貞與政。必與已分權。不若倚后為重。而不為唐室遠慮。以啓革命屠戮之禍。罪不止於廢君而已也。

歐陽氏脩曰。武氏之亂。唐之宗室。戕殺殆盡。其賢士大夫。不免者十八九。以太宗之治。其遺德餘烈。在人者未遠。而幾於遂絕。其為惡。豈一褒姒之比。

邪。以太宗之明。昧於知子。廢立之際。不能自決。卒用昏童高宗。溺愛衽席。不戒履霜之漸。而毒流天下。貽禍邦家。嗚呼。父子夫婦之間。可謂難哉。可不慎哉。

太后以劉仁軌為西京留守

仁軌上疏辭以衰老不堪居守。因陳呂后禍敗之事。以申規戒。太后璽書慰諭之。

太后始御紫宸殿

太后御武成殿。皇帝帥王公以下上尊號。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。施懸紫帳以視朝。

太后以王德真為侍中。劉禕之同三品。

太后殺故太子賢。

初太后命將軍丘神勣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。以備外虞。風使殺之。至是神勣逼賢自殺。太后乃歸罪神勣貶之。而追封賢為雍王。尋復以神勣為金吾將軍。

太后遷帝于房州。又遷于均州。

太后以武承嗣同三品。尋罷。

太后改元及服色官名。

太后改元光宅。旗幟皆從金色。八品服碧。東都為

神都。尚書省為文昌臺。僕射為左右相。六曹為天地四時六官。門下省為鸞臺。中書省為鳳閣。侍中為納言。中書令為內史。御史臺分為左右肅政臺。其餘悉以義類改之。

太后立武氏七廟。

武承嗣請追王其祖。立武氏七廟。太后從之。裴炎諫曰。太后母臨天下。當示至公。不可私於所親。獨不見呂氏之敗乎。太后曰。呂氏以權委生者。故敗。今吾追尊亡者。何傷乎。對曰。事當防微。杜漸不可長耳。太后不從。追尊五代祖為公。妣為夫人。高曾

祖考為王。妣皆為妃。

胡氏。寅曰。哀哉。裴炎之愚也。人主一言之失。即勸女主廢之。而戒以防微。杜漸。事尚有微。漸於廢君者乎。

英公李敬業起兵揚州。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殺之。時諸武用事。唐宗室人人自危。衆心憤惋。會柳州司馬英公李敬業及弟敬猷。唐之奇駱賓王。杜求仁。魏思溫皆失職。怨望。乃謀起兵。遂矯詔殺揚州長史。開府庫。赦囚徒。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。復稱嗣聖元年。敬業自稱匡復上將。復求得貌類漢王

賢者。置之軍中。云賢不死。逃至此。令其舉兵。移檄州縣。略曰。偽臨朝武氏者。人非溫順。地實寒微。昔克太宗下陳。嘗以更衣入侍。洎乎晚節。穢亂春宮。密隱先帝之私。陰圖後庭之嬖。踐元后於翬翟。陷吾君於聚麀。殺姊屠兄。弑君鴆母。人神之所同嫉。天地之所不容。包藏禍心。竊窺神器。君之愛子。幽之於別宮。賊之宗盟。委之以重任。一杯之土。未乾六尺之孤。何在。太后見之。問誰所為。或對曰。駱賓王。太后曰。宰相之過也。人有如此才。而使之流落不偶乎。遣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。將兵三十萬。

以討敬業。追削其祖考官爵。發塚斷棺。復姓徐氏。魏思溫說李敬業曰。明公以匡復為辭。宜帥大衆鼓行而進。直指洛陽。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。四面響應矣。薛仲璋曰。金陵有王氣。且大江天險。足以為固。不如先取常潤。為定霸之基。然後北向。以圖中原。進無不利。退有所歸。此良策也。思溫曰。山東豪傑。以武氏專制。憤惋不平。聞公舉事。皆蒸麥為糧。伸鋤為兵。以俟南軍之至。不乘此勢。以立大功。乃更蓄縮。欲自謀巢穴。遠近聞之。其誰不解體。敬業不從。將兵攻潤州。思溫謂杜求仁曰。兵勢合則

疆分則弱。敬業不并力度淮。收山東之衆。以取洛陽。敗在眼中矣。敬業遂行。取潤州。聞李孝逸將至。回軍拒之。屯下阿溪。使敬猷逼淮陰。韋超屯都梁山。孝逸軍至臨淮。戰不利。監軍御史魏元忠請先擊敬猷。敬猷走。敬業勒兵阻溪拒守。置陳既久。士卒多疲倦。陳不能整。孝逸進擊之。因風縱火。敬業大敗。輕騎走。將入海。孝逸追之。其將王那相斬敬業等首來降。餘黨皆捕得。傳首神都。太后殺侍中裴炎。以騫味道為內史。李景謨同平章事。

武承嗣與從父第三思以韓王元嘉魯王靈夔屬尊位重。屢勸太后因事誅之。太后謀於執政裴炎固爭。及李敬業舉兵。太后問計於炎。對曰。皇帝年長。不親政事。故豎子得以為辭。若太后反政。則不討自平矣。承嗣因使監察御史崔登言炎有異圖。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騫味道鞠之。鳳閣舍人李景謨證炎必反。劉景先。胡元範。明其不反。遂并下獄。以騫味道檢校內史。李景謨平章事。斬裴炎于都亭。景先等流貶有差。炎弟子太僕寺丞伯先。年十七。上封事求見。曰。陛下為李氏婦。先帝棄天下。遽

覽朝政。變易嗣子。踈斥李氏。封崇諸武。伯父忠於社稷。反誣以罪。戮及子孫。陛下所為如是。臣實惜之。陛下早宜復子明辟。高枕深居。則宗族可全。不然。天下一變。不可復救矣。太后怒。命於朝堂杖而流之。

李景謨。郭待舉。罷。太后以崔登。韋方質。同平章事。

二年

太后垂拱元年

帝在均州

太后以武承嗣。裴居道。韋思謙。同三品。太后遷帝于房州。

乙酉

沈君亮崔啓武承嗣罷

太后貶騫味道為青州刺史

朝士有左遷詣宰相自訴者。味道曰：此太后處分。禕之曰：由臣下奏請。太后聞之，謂侍臣曰：君臣同體，豈得歸惡於君？引善自取乎？故有是命。

太后流王德真於象州，以裴居道為內史，蘇良嗣為納言，韋待價、魏玄同同三品。

太后以僧懷義為白馬寺主。

懷義得幸於太后，出入乘御馬，朝貴皆匍匐禮謁。武承嗣三思皆執僮僕之禮以事之。懷義多聚無

賴少年，度為僧，縱橫犯法，人莫敢言。御史馮思勗屢以法繩之。懷義遇諸塗，令從者毆之，幾死。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，使入宮營造，補闕王求禮表請闔之，庶不亂官闈，表寢不出。

三年

太后垂拱二年

帝在房州

太后歸政于豫王，曰：尋復稱制。

太后詔復政事於皇帝。睿宗知太后非誠心奉表，固讓。太后復臨朝稱制。

太后置銅匱受密奏

太后自徐敬業之反。疑天下人多圖已。又自以久專國事。內行不正。知宗室大臣怨望不服。欲大誅殺以威之。乃盛開告密。有告密者。給馬供食。使詣行在所。農夫樵人。皆得召見。或不次除官。無實者不問。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。有魚保家者。請鑄銅為匱。以受天下密奏。其器一室四隔。上各有竅。可入不可出。太后善之。未幾。其怨家投匱告保家。嘗為徐敬業作兵器。遂伏誅。胡人索元禮。因告密召見。擢為游擊將軍。令按制獄。元禮性殘忍。推一人必令引數千百人。於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。興

累遷至秋官侍郎。俊臣至御史中丞。皆養無賴數百人。意所欲陷。則使數處俱告之。辭狀俱同。既下獄。則以威刑脅之。無不誣服。又造告密羅織經一卷。網羅無辜。織成反狀。構造布置。皆有支節。其訊囚酷法。有定百脉。突地吼。死猪愁。求破家。反是實等號。中外畏之。甚於虎狼。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曰。執事者疾徐敬業首亂。唱禍將息。姦源遂使陛下大開詔獄。重設嚴刑。姦惡之黨。快意相讎。天下喁喁。莫知寧所。臣聞隋之末代。天下猶平。楊玄感作亂。不踰月而敗。天下之弊。未至土崩。煬帝不悟。

專行屠戮。大窮黨與。遂至殺人如麻。流血成澤。天下靡然。始思為亂。於是雄傑並起。而隋族亡矣。前事之不忘。後事之師也。伏惟陛下念之。太后不聽。太后以岑長倩為內史。蘇良嗣。韋待價為左右相。韋思謙為納言。

良嗣為相。遇懷義於朝堂。懷義偃蹇不為禮。良嗣大怒。命左右批其頰。懷義訴於太后。太后曰。阿師當於北門出入。南牙宰相所往來。勿犯也。

冀州鷓鴣化為雄
有山出於新豐

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。太后改新豐為慶山縣。江陵人俞文俊上書言。天氣不和。而寒暑併。

人氣不和。而疣贅生。地氣不和。而埴

都回切聚阜土曰埴

出。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。反易剛柔。故地氣塞隔。而山變為災。陛下謂之慶山。臣以為非慶也。伏惟側身修德。以荅天譴。不然禍今至矣。太后怒。流之嶺外。

太后以狄仁傑為冬官侍郎

仁傑為寧州刺史。御史郭翰巡察隴右。入寧州境。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。翰表薦之。徵為冬官侍

郎

四年

太后垂拱三年

帝在房州

韋思謙致仕

太后以裴居道為納言。張光輔平章事。

太后殺同三品劉禕之。

禕之竊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曰。太后廢昏立明。安用臨朝稱制。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。大隱密奏之。太后不悅。或誣禕之受金。太后命王本立推之。本立宣敕示之。禕之曰。不經鳳閣鸞臺。何名為勅。

亥丁

子戊

太后怒。賜死。禕之初下獄。睿宗為之上疏申理。親友皆賀之。禕之曰。此乃所以速吾死也。臨刑沐浴。神色自若。草謝表立成數紙。

太后以魏玄同為納言

虢州人楊初成。矯制募人迎帝於房州。太后殺之。

五年

太后垂拱四年

帝在房州

太后毀乾元殿。作明堂。

以僧懷義為之使。凡役數萬人。

琅邪王沖。越王貞。舉兵匡復。不克而死。太后遂大殺。

唐宗室

太后潛謀革命。稍除宗室。韓王元嘉。霍王元軌。魯王靈夔。越王貞。及元嘉子黃公譔。元軌子江都王緒。號王鳳子東莞公融。靈夔子范陽王藹。貞子琅邪王冲。在宗室中。皆以才行有美名。太后尤忌之。元嘉等內不自安。密有匡復之志。及太后受圖。召宗室朝明堂。諸王遞相驚曰。神皇欲因此盡收宗室。誅之。譔詐為皇帝璽書。分告諸王。令各起兵。冲募兵得五千餘人。起博州。先擊武水。華令馬玄素。閉門拒守。冲因風縱火。焚其南門。風回軍却。衆懼。

而散。冲還走博州。為門者所殺。太后遣將軍丘神勣擊之。至博州。冲已死。官吏出迎。盡殺之。越王貞亦舉兵於豫州。太后遣將軍麴崇裕等討之。又命張光輔為諸軍節度。削貞冲屬籍。更姓虺氏。貞發屬縣兵得五千人。使汝陽丞裴守德將之。拒戰而潰。遂與守德皆自殺。初諸王往來相約結。未定而冲先發。惟貞狼狽應之。諸王皆不敢發。故敗。貞之將起兵也。遣使告壽州刺史趙瓌。瓌妻常樂長公主謂使者曰。李氏危若朝露。諸王先帝之子。不捨生取義。欲何須邪。大丈夫當為忠義鬼。無為徒死。

也。及貞敗。太后欲悉誅諸王。使周興等按之。於是收韓王元嘉。魯王靈夔。黃公譔。常樂公主於東都。迫使自殺。親黨皆誅。霍王元軌。江都王緒。東莞公融。濟州刺史薛顛。顛弟緒。緒弟駙馬都尉紹。皆坐與二王通謀。為太后所殺。

太后以騫味道主本立。同平章事。

六年

太后永昌元年

帝在房州

太后以武承嗣為納言。張光輔為內史。

太后殺汝南王煒。鄱陽公譔等十二人。及天官侍郎

鄭玄挺

譔謀迎中宗於房陵。以問玄挺。煒又嘗謂玄挺曰。欲為急計。何如。玄挺皆不應。坐知反。不告。同誅。

太后殺內史張光輔

徐敬業之敗也。弟敬真流繡州。將奔突厥。為吏所獲。多引海內知識。云有異圖。冀以免死。誣內史張光輔私論圖讖。陰懷兩端。遂皆被誅。秋。官尚書張楚金。陝州刺史郭正一。鳳閣侍郎元萬頃。洛陽令魏元忠。皆當死。臨刑。太后使馳騎赦之。當刑者皆喜躍。謹呼。元忠獨安坐自如。既宣敕。乃徐起拜。竟

無憂喜之色。遂流嶺南。是日陰雲四塞。既釋楚金等。天氣晴霽。

太后以僧懷義為新平道大總管討突厥。太后殺同平章事魏玄同。

魏玄同素與裴炎善。時人以其終始不渝。謂之耐久。朋。周興素惡玄同。誣之曰。玄同言后老矣。不若奉嗣君為耐久。太后怒。賜死於家。或教之告密。冀得召見。自陳。玄同歎曰。人殺鬼殺等耳。豈能作告密人邪。乃就死。自餘內外大臣。坐死及流貶甚衆。太后殺鄭王璿等六人。

太后以范履冰。邢文偉同平章事。

太后始用周正。

改十一月為正月。十二月為臘月。夏正月為一月。

太后自名嬰。改詔曰制。

鳳閣侍郎宗秦客。改造十二字以獻。至是行之。嬰。即照字也。

除唐宗室屬籍。

從司刑少卿周興之請也。

七年。周武氏天授元年

帝在房州。

庚寅

太后以武承嗣為左相。武攸寧為納言。邢文偉為內史。王本立罷。

太后策貢士於洛城殿。

貢士殿試自此始。

蘇良嗣卒。范履冰下獄死。

太后流舒王元名於和州。以侯思止。王弘義為侍御史。

醴泉人侯思止。素詭譎無賴。恒州刺史裴貞。杖一判司。判司使思止告貞與舒王元名謀反。元名廢徙和州。貞亦族滅。思止求為御史。太后曰。卿不識

字。對曰。獬豸何嘗識字。但能觸邪耳。太后悅。從之。衡水人王弘義。素無行。嘗從鄰舍乞瓜。不與。乃告縣官。瓜田中有白兔。縣官使人搜捕。蹂踐立盡。又見閭里耆老作邑齋。遂告以謀反。殺二百餘人。太后擢為殿中侍御史。或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謀反。敕弘義按之。安仁不服。弘義即枷上刎其首。朝士人人自危。每朝輒與家人訣曰。未知復相見否。時法官競為深酷。惟司刑丞徐有功。杜景儉。獨存平恕。被告者皆曰。遇來侯必死。遇徐杜必生。司刑丞李日知。亦尚平恕。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。日知以

為不可。往復數四。元禮曰。元禮不離刑曹。此囚終無生理。日知曰。日知不離刑曹。此囚終無死法。乃以所列狀上。日知果直。

太后殺南安王顓等十二人。及故太子賢二子。

唐之宗室於是殆盡。其幼弱者亦流嶺南。

武氏改國號曰周。稱皇帝。以豫王旦為皇嗣。改姓武氏。

侍御史傅遊藝上表請改國號曰周。賜皇帝姓武氏。太后不許。擢遊藝為給事中。於是百官宗戚百姓四夷合六萬餘人。俱上表如遊藝所請。太后可

之。御則天樓赦天下。以唐為周。上尊號曰聖神皇帝。以皇帝為皇嗣。賜姓武氏。以皇太子為皇孫。立武氏七廟。追尊周文王為始祖。文皇帝。祖考皆為皇帝。妣皆為皇后。立武承嗣為魏王。三思為梁王。士彥兄孫攸暨等十二人皆為郡王。以史務滋為納言。宗秦客檢校內史。傅遊藝為鸞臺侍郎。平章事。並賜姓武。秦客潛勸太后革命。故首為內史。尋坐賊貶黜。遊藝暮年之中。歷衣青綠朱紫。時人謂之四時仕宦。太后欲以太平公主妻武攸暨。使人殺其妻而妻之。公主多權畧。太后以為類已。常與

密議天下事

胡氏寅曰。君子有言。臣居尊位。羿莽是也。猶可言也。婦居尊位。武氏是也。非常之變。不可言也。蓋廢興常理也。陰居尊位。非常之變。故也。呂氏為而未成。武氏遂革唐命。然傳記以來。三千年間。纔一人耳。亦不及終其身而復。後世或有欲為是者。豈無其漸。仁人義士。監於高宗。必逆有以處之矣。

周以徐有功為侍御史

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。為酷吏所陷。當族。秋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。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。當

斬。太后免有功官。然太后雅重有功。尋復起為侍御史。有功伏地流涕。固辭曰。臣聞鹿走山林。而命懸庖厨。勢使之然也。陛下以臣為法官。臣不敢枉陛下灑。必死是官矣。太后固授之。聞者相賀。

周易服色改置社稷宗廟

太后受尊號於萬象神宮。旗幟尚赤。改置社稷於神都。納武氏神主於太廟。以唐太廟為享德廟。改崇先廟為崇尊廟。冬至祀明堂。以武氏祖配上帝。

八年

周武氏天授二年

帝在房州

周流其右丞周興於嶺南

初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以罪誅。或告右丞周興與神勣通謀。太后命來俊臣鞠之。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。謂興曰。囚多不承。當為何法。興曰。此甚易耳。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。令囚入中。何事不承。俊臣索大甕如興法。起謂興曰。有內狀推兄。請兄入此甕。興惶恐服罪。法當死。原之。流嶺南。在道為仇家所殺。興與索元禮。來俊臣。競為暴刻。所殺各數千人。破千餘家。元禮殘酷尤甚。尋亦為太后所殺。

臣等謹按自古君天下者。未有不以仁厚興以

酷暴亡。而下之所趨。則由於上之所好也。故漢武好嚴刑。則義縱王溫舒之徒出。武后開告密。則周興來俊臣之輩用。卒使天下皆受其毒。而其臣亦不能以自免也。是豈不為後世之永鑒哉。

周改義豐王光順等姓武氏。幽之宮中

光順。太子賢之子也。

周平章事傅遊藝自殺

遊藝夢登湛露殿。所親告之。下獄自殺。

周以武攸寧為納言。狄仁傑同平章事

太后謂仁傑曰。卿在汝南。甚有善政。卿欲知諧卿者名乎。仁傑謝曰。陛下以臣為過。臣請改之。知臣無過。臣之幸也。不願知諧者名。太后深歎美之。

周殺其同平章事格輔元。右相岑長倩。納言歐陽通。先是鳳閣舍人張嘉福。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。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。岑長倩。格輔元。以皇嗣在東宮。不宜有此議。由是大忤諸武意。皆坐誅。來俊臣教長倩子引歐陽通。訊之不服。詐為款。并殺之。太后詔慶之曰。皇嗣我子。柰何廢之。對曰。神不歆非類。民不祀非族。今誰有天下。而以李氏

為嗣乎。太后不從。慶之屢求見。太后怒。命鳳閣侍郎李昭德杖之。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。此賊欲廢我皇嗣。立武承嗣。命撲之。耳目皆血出。然後杖殺之。其黨乃散。昭德因言於太后曰。天皇陛下之夫。皇嗣陛下之子。陛下身有天下。當傳之子孫。為萬代業。豈得以姪為嗣乎。自古未聞姪為天子。而為姑立廟者也。且陛下受天皇顧託。若以天下與承嗣。則天皇不血食矣。太后亦以為然。

周殺右將軍李安靜

太后將革命。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。右將軍李安

辰壬

靜獨正色拒之。及下制獄。來俊臣詰其反狀。安靜曰。以我唐家老臣。須殺即殺。若問謀反。實無可對。俊臣竟殺之。安靜。綱之孫也。

九年

周武氏如意元年再改長壽

帝在房州

周武氏引見存撫使所舉人

初太后遣使存撫四方。至是引見其所舉人。無問賢愚悉加擢用。高者試給舍。次郎御史。遺補校書郎。試官自此始。時人為之語曰。補闕連車載。拾遺平斗量。擢權俱切四 推侍御史。盜脫校書郎。有舉

人沈全交續之曰。糊心存撫使。昧

母禮切物也 目聖

神皇。御史劾之。太后笑曰。但使卿輩不濫。何恤人言。太后雖濫以祿位收人心。然不稱職者。尋亦黜之。或加刑誅。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。政由已出。明察善斷。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。

胡氏

寅

曰。沈全交之言。可謂誹謗矣。而武后付之

一笑。仍責舉官使之自反。此明主所為也。宜其運動四海。呼吸雷風。一時英賢無不俛首也。

周貶狄仁傑。魏元忠為縣令

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。狄仁傑。裴行本。司

農卿裴宣禮。左丞盧獻。中丞魏元忠。潞州刺史李嗣真謀反。先是俊臣請降敕。一問即承反者得減死。知古等下獄。俊臣以此誘之。仁傑曰。大周革命。萬物惟新。唐室舊臣。甘從誅戮。反是實。俊臣乃少寬之。判官王德壽教仁傑引平章事楊執柔。仁傑曰。皇天后土。遣狄仁傑為如此事。以頭觸柱。血流被面。德壽懼而謝之。仁傑裂衾帛書寃狀。置綿衣中。謂德壽曰。天時方熱。請授家人去其綿。德壽許之。仁傑子得書。持之稱變以聞。太后以問俊臣。俊臣乃詐為仁傑等謝死表上之。初平章事樂思晦。

亦為俊臣等所殺。男未十歲。没入司農。至是上變。得召見。太后問狀。對曰。臣父已死。臣家已破。但惜陛下法為俊臣等所弄。陛下不信臣言。乞擇朝臣之忠清。陛下素所信任者。為反狀以付俊臣。無不承反矣。太后意稍寤。召見仁傑等。問曰。卿承反。何也。對曰。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。太后曰。何為作謝死表。對曰。無之。出表示之。乃知其詐。於是出此七族。皆貶縣令。

周左相武承嗣罷。以李昭德同平章事

先是昭德密言於太后曰。魏王承嗣權太重。太后

曰。吾姪也。故委以腹心。昭德曰。姑姪之親。何如父子。子猶有篡弒其父者。况姪乎。太后矍然。遂罷承嗣政事。承嗣亦毀昭德於太后。太后曰。吾任昭德。始得安眠。此代吾勞。汝勿言也。是時酷吏恣橫。百官畏之側足。昭德獨廷奏其姦。
胡氏寅曰。以文而觀。昭德為武后深計。以安其位也。以情而觀。請去承嗣。所以翦其翼也。此謀慮之善者也。諸武雖並列朝廷。而不預政事。其氣燄亦少損矣。

周流其御史嚴善思於驩州

太后自垂拱以來。任用酷吏。先誅唐宗戚數百人。次及大臣數百家。其刺史郎將以下。不可勝數。每除一官。戶婢竊相謂曰。鬼朴又來矣。不旬月。輒遭掩捕族誅。監察御史嚴善思公直敢言。時告密者不可勝數。太后亦厭其煩。命善思按問。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。羅織之黨。為之不振。乃相與構善思。坐流驩州。太后知其枉。尋復召之。

周武氏殺豫王妃劉氏

戶婢團兒為太后所寵信。有憾於皇嗣。乃譖皇嗣妃劉氏。及德妃竇氏。為厭呪。太后殺之。瘞於宮中。

莫知所在。德妃父孝謹。為潤州刺史。有奴妄為妖異。以恐妃。毋龐氏因請夜祠禱而發其事。監察御史薛季昶按之。以為當斬。其子希城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寃。有功論之。以為無罪。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。罪當絞。令史以白有功。有功嘆曰。豈我獨死。諸人永不死邪。既食。掩扉熟寢。太后召有功。謂曰。卿比按獄。失出何多。對曰。失出人臣之小過。好生聖人之大德。太后默然。由是龐氏得減死。有功亦除名。

周制宰相撰時政記。月送史館。

時政記自此始。從姚璿之請也。

胡氏寅曰。武后行事。污巖冊牘。姚璿為之隱掩。故建是議耳。然世未嘗無公道。亦未嘗無能言之士。一時之史雖不記。天下人固記之矣。不力為善。而惟人是防。將見不可勝防。而終莫之禦也。

十年

周武氏長壽二年

帝在房州

周以婁師德同平章事

師德寬厚清慎。犯而不校。與李昭德俱入朝。師德體肥行緩。昭德罵曰。田舍夫。師德徐笑曰。師德不

已癸

為田舍夫。誰當為之。

周殺其尚方監裴匪躬

匪躬坐私謁皇嗣。腰斬於市。自是公卿以下。皆不得見。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。太后命來俊臣鞠其左右。左右不勝楚毒。皆欲自誣。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曰。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。即引佩刀自剖其胃。五臟皆出。太后聞之。令輦入宮。使醫內五臟。以桑皮線縫之。傳以藥經宿始蘇。太后親臨視之。嘆曰。吾有子不能自明。使汝至此。即命俊臣停推。睿宗由是得免。

周殺其侍御史侯思止

時禁人間錦。思止私蓄之。李昭德按之。杖殺於朝堂。

周武氏自號金輪聖神皇帝

作七寶金輪置之殿庭

十一年

周武氏延載元年

帝在房州

周以婁師德為河源等軍檢校管田大使

周武氏加越古之號

周以杜景儉同平章事

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。宰相皆以為瑞。杜景儉獨曰。今草木黃落。而此更發榮。陰陽不時。咎在臣等。因拜謝。太后曰。卿真宰相也。

胡氏寅曰。卉木有小華於秋冬之交者。非瑞也。亦非異也。景儉失之矣。必以梨不應花而花。為陰陽失時。孰與婦人不應帝而帝之。為天地易位乎。幸能正言。曷若盡言。而淺言之。姑以盜世俗之小名。何足稱也。

周貶來俊臣為同州參軍。流王弘義於瓊州。

弘義詐稱追還。至漢北。侍御史胡元禮遇之。按驗

殺之

周貶其內史李昭德為南賓尉。

昭德恃太后委遇。頗專權使氣。人多疾之。前魯王參軍丘愔。上疏攻之曰。陛下委任昭德。而昭德揚露專擅。顯示於人。歸美引愆。義不如此。權重一去。收之極難。太后由是惡之。貶為南賓尉。

周武氏加慈氏之號

周明堂火

太后命懷義作天堂。日役萬人。費以億計。府藏為空。懷義所度力士為僧者滿千人。侍御史周矩疑

有姦謀。固請按之。太后命流其黨。懷義不問。又命殺牛取血。畫大像首。高二百尺。云懷義刺膝血為之。張於天津橋南。時御醫沈南璆亦得幸於太后。懷義心愠。乃密燒天堂。延及明堂。皆盡。風裂血像。為數百段。太后諱之。但云工徒誤燒。麻主所致。時方酺宴。拾遺劉承慶請輟朝。停酺以答天譴。太后將從之。姚璿曰。明堂布政之所。非宗廟也。不應自貶損。乃止。命更造明堂天堂。仍以懷義充使。又鑄銅為九州鼎。及十二神。皆高一丈。各置其方。懷義內不自安。言多不順。太后陰使毆殺之。

乙未

十二年

周武氏天冊萬歲元年

帝在房州

周武氏自號天冊金輪大聖皇帝

十三年

周武氏萬歲通天元年

帝在房州

周以姚元崇為夏官侍郎

時契丹入寇。軍書填委。夏官郎中姚元崇剖析如流。皆有條理。太后竒之。擢為夏官侍郎。

周以徐有功為殿中侍御史

太后思徐有公用法平恕。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。

丙申

遠近聞者無不相賀。宗城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。

周殺其箕州刺史劉思禮等三十六家。流其親屬千餘人。

明堂尉吉頊以箕州刺史劉思禮謀反告來俊臣。使上變告之。太后使河內王武懿宗推之。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死。於是思禮引平章事李元素孫元亨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咸族誅之。親舊連坐流竄者千餘人。俊臣由是復用。而頊亦以此得進。懿宗數鞠獄喜誣陷人。時人以為周

來之亞。俊臣黨人羅告司刑府史樊_渠謀反。

誅之。甚子訟寃於朝堂。無敢理者。乃援刀剗其腹。

秋官侍郎劉如璿見之竊嘆。俊臣奏如璿黨惡逆。

下獄。處以絞刑。制流穰州。

周以張昌宗為散騎常侍。張易之為司衛少卿。

昌宗易之年少美姿容。太平公主薦之。入侍禁中。

皆得幸於太后。常傳朱粉。衣錦繡。賞賜不可勝紀。

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。皆候其門庭。爭執

鞭轡。謂張易之為五郎。昌宗為六郎。

周以婁師德同平章事。

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四十八



